

斯文、瑪蒂娜和《等待》

王官乙

斯文和瑪蒂娜是一對情侶。斯文戴一付金絲眼鏡，長得也很斯文，他是德國漢堡市警察局長的少爺，瑪蒂娜金髮碧眼，長得很漂亮，是個鄉下姑娘。不過，決不是我們一般人印象中的少爺和鄉下姑娘。

我在德國卡塞爾大學美術學院任教，是指導包括四個留學生在內的一個畢業班，斯文和瑪蒂娜都不是這個班的學生。可他倆聯合了五個同學，請我這個中國教授去教他們，還有一個已畢業了近十年的老同學從漢堡開車來旁聽，他們都是《收租院》的推崇者。斯文和瑪蒂娜幾個同學正好在醞釀創作《等待》這組雕塑，萊勒爾教授也向他們介紹過《收租院》的創作，《等待》和《收租院》有共通語言，他們想從我這裡學到經驗和技術。斯文和瑪蒂娜都是學繪畫的，儘管他們的專業界線很模糊，但必竟沒有搞過雕塑，特別是需要寫實功夫很強的雕塑。要創作好《等待》，必須從體驗生活、刻劃人物上下功夫，根據需要我給他們上了一堂女裸體加衣紋的基本練習課，再以《等待》中的人物選擇一個來試作，他們作我指導修改，他倆十分投入，但必竟對人物不熟悉以及技術上的限制，不能得心應手。我回國以後，一直等待他們的作品《等待》成功，時隔兩年，終於收到了有關《等待》的照片和剪報，後來萊勒爾教授還給我帶來一件縮小的銅像，使我很高興，但我又想，以我們當年塑《收租院》的速度，兩個人作這十來個等人大的塑像，一個多月即可完成，為何他們用了兩年多？後來萊勒爾教授告訴我，其中大有坎坷，也費力不小。

爲了創作好這組雕像，他們學習《收租院》的創作經驗，還認真地讀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把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作爲他們的指導思想，到群眾中去，到生活中去觀察體驗，因爲《等待》中的人是下層人民，是失業者，是窮人，他們等什麼？必須去觀察，了解。卡塞爾市中心廣場每天都有一些這種人，既不是等事也不是等朋友，他們毫無目標的等待著。

斯文說“我要了解窮人在想什麼，就必須到他們當中去，和他們交談，我能理解他們，有共同語言，因爲我也是窮學生！”警察局長的公子怎麼成了窮學生？原來他父親反對他學藝術，因爲藝術在他父親看來是個沒有出息的職業，那是很難升官發財的。德國，包括東西德在內，遠沒有四川大，就有三十多個藝術學院、何其多矣，從藝術學院畢業出來的

人能以藝術爲專職的祇佔2%左右，在五花八門的西方現代派藝林中，不進藝術學院，也可能成藝術名家，卡塞爾學院有一位教授是個頗有名氣的藝術家，原來就是個剃頭匠。學美術要想大“發”是不大可能的，但斯文是個藝術的執著追求者，最後以脫離父子關係，富公子變窮學生爲代價走進美術學院，自己打工掙錢吃飯學藝術。一個等人大的泥塑，僅泥巴又要幾百馬克（1馬克約合人民幣6圓），將泥塑翻制成玻璃鋼又要一大筆錢，幸好有一個工廠贊助，免費送玻璃鋼材料給他，學校又資助他們5000馬克。原來六個作者，退出四個，剩下他倆終於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由九個單像組成的《等待》。

按他們的創作設想是把這些塑像放回到卡塞爾市中心的廣場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果將這些塑像放進美術館，那將和他們的構想大相庭徑，可是市政當局和那裡的商店都不贊成、拍招惹麻煩。還是愛藝術愛人才的校長看了《等待》以後說：“很久沒有見到這樣好的作品了”，校長親自出面通熟人關係，找市政當權者說情又說理，才允許在廣場展出。展出的反響是強烈的，特別是在市民群眾中，看到了身邊最熟悉的人，看到了他們自己，站的、坐的，真假難分。一個在那裡擺攤賣報紙的婦女說：“我無法賣報了！因爲很多人向她提問‘是雕塑還是人裝扮的？’





“可以靠著它坐一會嗎？”“可以和雕塑合影嗎？”賣報人得耐心的解釋，影響了她的生意。”

寄給我的照片中有些很有趣的鏡頭。一個小女孩以好奇和同情的眼光歪著頭去看坐在椅子上愁苦的人，她是把它當成真人了：一個禿頂人在椅子上看報，不知他察覺沒有，旁邊一個女人目光呆滯地也在望著報紙，是不是想從報紙上看到一點希望？但這個女人是雕塑；那後拄雨傘手提小包的老太太站在一個從衣服到道具都一模一樣的雕塑面前，難道是以她作的模特兒？

這些雕塑的價值意義在我看來，不是有多高的寫實功夫。這對於兩個並非雕塑專業的學生來說不能苛求，難能可貴的是在這樣一個大富之國裡的富人之家的兒子把眼光投向社會的底層，對下層人民的慈悲之心，對毛

澤東的崇敬，對《收租院》的推崇，對事業的執著追求和不怕困難的精神。相比之下，我們有的學生似乎欠缺點什麼。

《等待》預計的人物還要多，這九個人物已使他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跨越了重重難關，正如斯文和瑪蒂娜在他們展覽的前言中所說“不管任何人想作一件不同凡響的事，肯定有些人加以阻攔或叫你不要這樣幹”“你想超前，別人會說你腦子有問題”“越是這樣說、藝術家才會這樣作，而且必須這樣作。”

斯文和瑪蒂娜很想到四川美術學院來，也很想將《等待》運到中國，我院領導也很看重這份交流和友誼，向他倆發出了邀請。漢莎航空公司每年都有免費航運，如果這個優待落到《等待》身上，就可能展現我院陳列館，我們等待著有一天雕塑《等待》的到來。

